

# 阿哇尔和美拉

[印度尼西亚] 烏·达·孙达尼著

張 演 陈霞如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 目 录

|                     |     |
|---------------------|-----|
| 飯店之花 (張演譯) .....    | 1   |
| 阿哇尔和美拉 (陈霞如譯) ..... | 45  |
| 天上有星星 (張演譯) .....   | 83  |
| 譯后記 .....           | 123 |

# 飯店之花

張演譯

Utuy T. Sontani  
BUNGA RUMAH MAKAN

---

根据 Utuy T. Sontani : Bunga Rumah Makan  
(Perpustakaan Perguruan Kem. P. P. dan K.,  
Djakarta, 1954) 譯出。

## 中文譯本序言

《飯店之花》寫于1947年。

在那些日子里，革命風雲籠罩着印度尼西亞。人民正拿起武器，為捍衛1945年8月17日宣告的獨立而進行着英勇的鬥爭<sup>①</sup>。

印度尼西亞人，他們是剛剛重新獲得了自由的人民。當他們取得了自由以後，他們還需要為發揚人的美德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具有這種品質的印度尼西亞人，表現在本書主人公伊斯甘達爾身上。他既不願向人們乞憐，也從來沒有灰心失望，他在他心愛的安妮身上找到了作為人的共同美德。

作為本書的作者，《飯店之花》能在中国被譯成中文出版，我感到十分高興。我特別高興的是：印度尼西亞

---

① 印度尼西亞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的三年半期間，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獨立，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是，荷蘭殖民者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卷土重來，企圖恢復其殖民統治。當時印度尼西亞人民為了保衛祖國的獨立，又展開了抗荷的武裝鬥爭。——編者。

人民几世紀以来便一直生活在殖民主义者的黑暗統治下面，而这本書却把重新获得了自由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形象介紹給了中国人民。

我希望：通过本書的出版，中国人民不但将会进一步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革命斗争，而且在被压迫民族的复兴历史上，这种了解又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們两国人民之間的友誼。

烏·达·孙达尼 1958年5月于雅加达

## 人 物

安妮——“沙姆巴拉”飯店女招待員。

伊斯甘达尔——失业青年。

苏达尔馬——“沙姆巴拉”飯店老板。

卡尔那恩——青年，苏达尔馬的兒子。

烏斯曼——長老，苏达尔馬的朋友。

警察

苏赫尔曼——青年，上尉軍官。

魯卡姪——安妮的朋友。

女顧客

乞丐

机关青年職員二人

舞台布置得像一家飯店。有三套桌椅，一架酒櫥，一台放糕点用的玻璃櫃，一張放有電話的写字台，以及收音机和冷藏櫃。后門直通舞台里面，左边是大門。

## 第 一 場

卡尔那恩坐着，面朝着写字台写字。伊斯甘达尔頭髮蓬松，蹣跚走入，向后門張望。

卡尔那恩（停下）您有什么事嗎？

伊斯甘达尔 沒有！（下。）

卡尔那恩詫异地望着，随后繼續写字。

## 第 二 場

卡尔那恩（站起）安！安妮！

安妮（从里面）是，先生！

卡尔那恩 穿好衣裳了嗎？

安妮（从后門出来）早就好了，先生！

卡尔那恩 可是为什么老呆在里面呢？

安妮 我幫厨師做点事情。

卡尔那恩 嗯，你也參加做飯嗎？

安妮 不，先生，我只是帮忙煮水。与其沒有事情做，不如活动活动点兒，免得煩惱。

卡尔那恩 不过，我倒喜欢看你做飯，安！特别是这样一来，就更清楚地显出：你要成为家庭主妇啦。

安妮（取下挂着的抹布）啊，先生，我只要一听见“家庭”两个字，就会發抖。我情願还做工作，就像現在一样。（揩拭着收音机。）

卡尔那恩 你这个主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安？

安妮（背向着卡尔那恩，繼續揩拭收音机）我不是上帝，先生，不能决定時間。（望着卡尔那恩）我們把收音机打开吧，先生？

卡尔那恩 唔，这么大清早，不会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走近安妮）再說，与其听收音机，我更喜欢听你談談你的主張。安，比起管理家务，你是不是更喜欢做个招待員？

安妮（慢慢走开，躲开卡尔那恩）先生，我没有說过 比起管理家务来我更喜欢做个招待員。不过，我現在情願还做工作，沒想要建立家庭。

卡尔那恩 可是，安，当初我把你带来这里，并不是光想看你做个招待員。我想看你会成为真正的妇女。我所指的这个真正的妇女，就是說，一个善于管理家务的妇女。

安妮（低头）先生，您把我带来这兒的一番好意，我真是沒法形容心里的感激。可是当初我来这兒，并没有非分的奢望，我只是想做个招待員，做个職員，就像一个穷人靠着自己的力气掙一口飯吃一样。

卡尔那恩掉头他顧，沉默。这时电话鈴响。安妮望着电话机。

卡尔那恩 安，这是你的电话，一定是苏赫尔曼上尉打来的。

安妮 （走向写字台。但刚走两步，便又站住）也許是您的吧，先生？

卡尔那恩 （瞅着安妮，不高兴地走向写字台，拿起电话）对，这里是“沙姆巴拉”飯店……苏达尔馬先生还没有回来……我是他的少爷……对……（放下电话，沉思。）

安妮背向着卡尔那恩，揩拭玻璃櫃。

### 第 三 場

女顧客入，提着一只盛滿东西的大口袋。

安妮 哦，夫人，請进！（走近，撫摸口袋）刚从商場回来嗎？哦，您还买了拖鞋？这种拖鞋卖啥价錢，夫人？

女顧客 三盾。真貴啊，小姐。我只是因为需要用，只好把它买回来。（从袋里取出拖鞋，交給安妮。）

安妮 可是，夫人，这种拖鞋又耐用又好看。我也願意出三盾錢买它。（交还拖鞋。）

女顧客 我只是因为年紀老了，才挑上这种样式的。对于您的脚來說，應該挑选比这双更好看的样式。刚

才我看見那兒也有好看的，正好配上像您这样漂亮的小姐。

安妮（沉思片刻）嗯，您喝牛奶咖啡还是牛奶可可？

女顧客 我想买楊桃干。还有嗎？

安妮 哦，有，夫人。买几十个？

女顧客 二十个够了。再多些，錢不够啦！

安妮走向玻璃櫃取楊桃干。她一个一个地数着，随后用紙包好。这时卡尔那恩向大門走去。

安妮 去哪兒，先生？

卡尔那恩 有事，出去一会儿。（下。）

安妮（把紙包递给女顧客）只买这东西嗎，夫人？

女顧客（付錢）对，就是这些。是不是一盾？

安妮 是，夫人！（收錢）謝謝。

女顧客 不用謝！

安妮 您回去了嗎，夫人？

女顧客 对，家里还有許多事情要做啊！（忽然注視着安妮，叹气）唉，可惜我那个男孩子去世了。

安妮 为什么，夫人？

女顧客 要是他还活着的話……唉，要是他还活着的話，我真想要您做他的媳妇！

安妮 啊！

女顧客 別提了，我走啦！（下。）

安妮 祝您在家工作順利，夫人！（送出大門口。）

## 第 四 場

安妮唱着歌，走进后門。这时乞丐跛着腿悄悄地进来。他东瞧西望，瞪着玻璃櫃，然后迈开正常的步伐，走近玻璃櫃，把一只玻璃罐的盖子打开，伸手正想抓糕点。

安妮（从后門出来）嗨！你想偷东西嗎？

乞丐迅速地把手缩回去，低着头。

安妮 你每次来，我几乎每次都给了你錢。可是真想不到，你現在居然有胆子想来偷东西。

乞丐 饒恕我，小姐，饒了我吧！

安妮 唔，給人發現了，你就来求饒？

乞丐 要是我有錢的話，我是不会偷东西的。

安妮 扯謊！

乞丐 真的，小姐，打从昨天起，我还没吃飯呐。

安妮 你願意不願意發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

乞丐 为了上帝，小姐，从今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只要是……

安妮 不，我再也不給你錢了。

乞丐（悲伤地）唉，小姐，可怜可怜我吧！

安妮 可是你刚才为什么想偷东西呢？

乞丐 不，小姐，我下回再也不偷了。我不是已經發过誓了么？真的，我已經發过誓了。

安妮 (从抽屉里取錢)要是你再偷东西，当心！

## 第五場

苏达尔馬 (夾着手提包入，熬着乞丐)你在这里干什么？

滾，滾出去！(向安妮)为什么讓他进来，安？

安妮 我想給他錢。

苏达尔馬 用不着。这种懶虫讓他死掉好了。他来只会弄髒这个地方。

安妮 (把錢扔給乞丐)給你，快走！

乞丐 謝謝，小姐。祝您長寿。

苏达尔馬 滾，滾出去，別再胡扯！快滾，下次不准你再来！

乞丐跛着腿下。

苏达尔馬 这种人要是下次再来的話，把他赶走，安。

不要讓他弄髒了咱們的飯店。(柔和地)沒有人找我嗎？

安妮 有，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刚才是卡尔那恩接的电话。

苏达尔馬 我这个少爷一向就是粗心大意。我刚才还在路上遇見他，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提。

(拿起电话)九八三。

安妮揩拭椅子。

苏达尔馬 (向安妮)这桌子还不干淨，安。

安妮揩拭桌子。

苏达尔馬 (打电话)首长先生在嗎？……好，好……(稍等片刻)啊哈，錢多了，就听不到您的声音啦，对么？……老兄，我是苏达尔馬……哈，哈，哈，对啦，对啦！……照常。暂时收兵，正是为了养精蓄銳，卷土重来……(笑)……但是，老兄，关于那件約好了的棉紗問題，如何？……是，是，棉紗……啊，是嗎？……好，好，愈快愈好……是，是，我过一会儿立刻就来。好，好！(放下电话。向安妮)安，我去紡織局。倘使有人找我，不論是电话，或是来人，都要問他有什么事，然后你把它記下来。(欲走。)

安妮 是。

苏达尔馬 嗯，倘使烏斯曼回头来的話，叫他也去紡織局。你要留在这里，不好走开。

安妮 好。

苏达尔馬下。

## 第 六 場

安妮扭开了收音机，翻閱着杂志。

烏斯曼 (入)苏达尔馬先生在哪里，安？

安妮（減低收音机的声音）剛去紡織局，大叔。

烏斯曼 嘿，他說在這兒等我哪。

安妮 他囑咐过我，請您也去紡織局。

烏斯曼 这种人只要一撒手，轉眼就找不着了。

安妮 您打從哪兒開始找他的？

烏斯曼 我們一塊兒從他家里出來。可是在半路上他就走掉了。他說要在这兒等我哪。安，你公公就是这种人！

安妮（站起）我公公？

烏斯曼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未來的公公。

安妮 可是，大叔，你這是從哪兒來的想法？

烏斯曼 哪兒都不是，我只不過是按照情理和生活習慣說說罷了。如果按照情理來說，誰敢說你不配做卡爾那恩的太太？如果按照生活習慣來說，你不是跟卡爾那恩的關係非常密切嗎？

安妮（关上收音机）可是，大叔……

烏斯曼 啊，听信老人話，勝打新年卦，你別反駁啦。

不过，剛才蘇達爾馬先生確實叫我也去嗎？

安妮 是。

烏斯曼 你是說，去紡織局嗎？

安妮 对。

烏斯曼 那么，我追他去吧。（下。）

## 第七場

安妮（叹气，用右拳头捶着左手，走向大門。到了門边，站住，向門外眺望，又叹了一口气，轉身走向写字台。但剛坐下，一会儿便又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她迅速地望望电话，伸手想要拿起听筒，但很快地又把手縮回来。她咬着嘴唇，沉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拿起电话听筒）請接三三五九。（稍等）第五营宿舍嗎？……請找苏赫尔曼上尉先生接电话……走啦？……哦，不，不要紧。請告訴他：“沙姆巴拉”飯店安妮找他……是……謝謝。（放下电话。）

## 第八場

安妮伏在写字台上，沉思。两个年輕的机关職員入。

青年甲 早安！

安妮 早安。

青年甲（向青年乙）你喝什么？

青年乙 我們还喝？回头上班不迟到嗎？

青年甲 啊，还早哪。（坐下）牛奶，好嗎？

青年乙 隨便吧。

青年甲 （向安妮）請給兩杯牛奶，小姐。

安妮走進後門。

青年乙 你說她討人歡喜。怎麼見得呢？

青年甲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她今天變得這樣冷淡。昨天，她不是這個樣子。

青年乙 看來，也許需要我們先動手。

青年甲 不過她這樣冷淡，我可沒法子對付。

青年乙 她還小，怕羞呢。

青年甲 嘿，這麼大的人還小嗎？

## 第 九 場

伊斯甘達爾入，望着青年甲和青年乙，隨即坐下。

安妮 （從後門出來，用托盤端着兩杯牛奶。當她看見伊斯甘達爾時，便加快步伐走近青年）吃什麼糕點，朋友？

雞蛋糕還是夾層糕？

青年甲 哪一種更好吃？

安妮 （活潑地）當然價錢貴的更好吃。

青年甲 可是我這個人很古怪，偏偏不喜歡吃好的。

安妮 為什麼呢？

青年乙 因為他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小姐。他的不平凡就在於：只要小姐一認識了他，那麼，他……

青年甲 對，回頭我就打電話來，只要小姐告訴我您的